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龍川集卷十九

宋 陳亮 撰

書

與周參政 葵

僕愚不肖百罔一有顧嘗習為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自惟無以報稱每思求天下之賢士致之於公門使本朝諸公不得擅美於前斯亦僕區區報稱萬一之心也故向者輒誦其所知而執事未辱留念敢復援其尤者

而論之左宣教郎胡權研六經之旨要得聖人之心傳持身端方俯仰無愧若置之講勸之地當有以增助君德左文林郎王衜强學力行内嚴外順通究民情之利病明於事體之是非若置之論議之地當有以資補時政左朝奉郎葉衡右廸功郎孫伯虎文章清古議論正當臨機明敏涖政公方化頑猾而有條處劇煩而不亂衡見知臨安之於潛百姓未嘗有翻詞至府一境之内風化肅然伯虎尉婺之永康民有詞訟皆請於州願决

之於尉及攝邑事民相戒無以曲事至縣此皆衆耳目之所共知非僕敢為過言若置之繁難之地必能隨機處置井井有理凡茲四人皆當令人材中可以一二數者也執事儻論薦之於朝天下將翕然以為得人苟一口以為不然僕亦當得誅絕於門下今金人未滅邊防尚擾財匱兵乏士怨民離執事方當大政宜日夜搜求人才致之於朝以共辦茲事倘曰京局未有闕員姑為後圖日復一日而事去矣雖伊呂更生亦何救哉區區

之心如此而已伏惟鈞慈特加裁察

與王丞相淮

亮竊惟大丞相首秉國鈞士之歸心門下者豈但誠服德誼要亦不能無利於其間天下之士其無求於世者固少而吾之權又足以犇走天下之人則其勢固然也獨亮之於門下心悦誠服而未嘗白言丞相亦不得而知之歲杪嘗欲畧布誠悃而廹歸倉卒又成自外入春已來貧病交攻更無一日好況雖欲拜一書以叙其本

末亦復因循私切自念鄉者丞相於客退之後促膝而
命之坐使得款語良久且憂其無用於時欲使得一試
恩意懇懇雖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亮而自外於門
下是冒犬馬之不若故嘗願自獻其愚忠惟丞相審聽
之聖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而又英明夐絶古
今前後任相非一人矣葢亦有所甚屬意者而倚權以
行其私上亦終厭之獨丞相布誠心開公道進退則采
之輿論廢置則付之凖繩事上之日久而上亦察其無

他也故確然信用而不疑久任而不拔章聖皇帝所謂王旦事朕之日久而朕亦察之熟矣卿等有事但與王旦商量故在中書十四五年而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過丞相今日真有祖風矣甚盛甚休非餘人所可望其閫域也亮獨有所甚憂者秦丞相主和薰炙天地身享不過十五年又六年而和敗通止二十一年耳近者乙酉丙戌之和本非有一定之計而今亦二十一年矣此其勢恐不能久也南北分裂於今六十年此天數之當

復也阿骨打之興於今近八十年正天運之當衰也天
下一統猶不能以五六十年無事於其間必有水旱盜
賊乘時竊發之變况南北之勢而欲三十年苟安蓋亦
甚難矣天下無事上之所以信任宰相者他人所不得
而間也一旦緩急丞相能保上之終任我乎奉身而退
在丞相本非難事然平時之觖望於我者能保其不以
我為奇貨乎無事則我享其福有事則人當其難此又
非丞相之素心也抱不哭之孩兒則當之而不辭肩千

鈞之重負則赧然而自退此又丞相之所當恥也亦嘗以區區管見窺測聖意緩急之所用決非今日之所用也一輩無賴平居大言以誑人交結以自鬻蓋亦有許其真能辦事者上安得不疑其可用乎布之邊徼付之繁劇人亦往往指目之矣異時誤國識者當議丞相之不早計也丞相今日縱未能盡收召天下之人才當一一知其姓名某人可當何任某人可辦何事四方之將帥當一一察其能否某人可當一面某人可臨一陣邊

陲之急慢糧草之虛實兵卒之强弱城壁之堅脆歷然
在目朗然在心一旦緩急則從容為上一言之使上有
知人未盡之嘆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謗雖其號有才力
者亦固在吾驅使間耳一輩無賴不得羣起而誤國其
為天下國家之福豈淺淺哉丞相雖長秉國鈞公論當
不以為過范文正公所謂身安而後國家可保者於丞
相見之矣願丞相詳入思慮以幸斯世非亮一人之私
言也丞相茍以為然則亮又將有裨千慮之一得者繼

此以進亮向嘗言葉適之文學與其為人此衆所共知丞相亦嘗首肯之矣此人極有思慮又心事和平不肯隨時翻覆既有時名又取甲科令一任回改官於格例極易拈掇丞相若拔擢而用之必將有為報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隨例久候於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餘兩月丞相若於半月間那輟一差遣與之徐議拔擢亦無不可薛叔似文學雖不及適然識慮精密心事和平蓋亦不減向因面對上亦意其可用丞相蓋已將

順上意矣若併收此人更與一遷而適代之上必不以
為難是丞相一舉而得兩士亦足以厭滿天下之公論
亮當以五十口保任其終始可信也其次如陳謙之文
學識慮施遇之心事和平亦不宜久在掌固亮固願使
多士盡出門下豈敢以一時之私妄有所論薦此亦效
忠之一事也事之所當言心之所欲言者無限今直未
敢縷縷耳丞相苟察其忠誠則我決不敢於此遂已惓
惓之心伏冀鈞恕幸甚幸甚

與韓無咎尚書

亮獲從一世士君子游獨不識尚書豈非大闕不徒以民事太守於分不應僭干典謁忽若無因而遭接劒則其羞又有甚焉貴貴尊賢之心人誰無之持其說而兩不相値迹涉疎慢固其勢也然區區尊慕之誠昭如白日往者友人劉仲光嘗欲作啟以自通方口吻悲鳴之際亮奪其筆而為之曰吾以泄吾意耳友朋無間竟用以達於下執事尚書試取而觀之此豈屬吏應用備禮

以求免罪於記曹而謾為之者乎今者尚書見亮城中
故舊輒為齒及姓名若將進而敎之者無乃有以得其
心乎亦但疑其久不來見乎是以冒昧請謁而尚書撫
存敎載若素出門下者幸甚過望亮少以狂豪馳驟諸
公間旋又脩飾語言誑人以求知諸君子晚又敎以道
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也如亮所聞則又有
異焉會亮涉歷家難窮愁困頓零丁孤苦皆世人耳目
之所未及嘗者不幸十餘年之間大父母父母相繼下

世是以百念灰冷不復與士齒今但與妻孥併力耕桑以圖溫飽雖書冊亦已一切棄去況更能脩飾語言作少年塗抹事乎甞記歐陽文忠公與黄夢升劇談盡歡求其文終不肯出夢升之言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亮今者不幸似之然縱談及此亦竊有感焉本朝二百年之間學問文章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班班可攷於兩漢無所不及而或過之前輩遞相授受厥有凖繩渡江諸賢收

拾遺餘無所墜失不幸三四十年之間廢置不講後生小子不獲聞前輩緒論皆以為天下妄有定法各出意見自立尺度惟平者為合律奇者為出倫耳豈不悲哉豈不痛哉合渡江諸賢所聞而又浩然自得於其間者於今惟尚書一人亮雖不言尚書固自知之如亮豈不願從之學顧筋力念慮已如此恐不復堪錐鑪耳鄙文數篇輒溷崇視祗以致尊慕之誠子師尚書告以尚書欲見其送徐知縣序亦附見於後因以問於渡江諸賢

之論亦或有合否不然亦將得其所以不合者至於托文以覬一日之知則亮也何敢雖天實鑒臨之然其迹已如泥中之鬬獸進退皆可以一笑也七八月之交尚書既許其賜頃刻之閒縱談忘勢或至於古之聖賢豪傑所以陰扶天下之大勢轉移天下之大機抗人謨立天命於易之所謂與時偕行者或能出其所見以裨經綸之萬一要失所守之罪獨亮自當之耳干凂死罪

與徐大諫良能

亮聞之天下有二道其一分也其一義也亮也不守為士之分切願有謁於門下者抑將以行其義云爾義行則分立矣天子設學校於行都使之羣居切磨朝暮講究斥百家之異說而不以為誕言當今之利害而不以為狂所以養成其才而充其氣也往者朝廷舉事公論一不叶則諸生羣起而獻其忠雖天子為之動容而不深罪也今也不然獨亮自以生長明公之里中又嘗拜伏門下不可謂無一日之雅則於明公之舉動烏能漫

不經意於其間於是而有言焉非特以行其義也亦分也伏惟明公試幸聽之伏見朝廷縣閤門之官而遷一執政公論沸騰上者獻其忠於天子自忘其力之不逮其次類欲以病引去若前臨汙渠反身疾走惟恐其汙又其次則口不敢言而腹非之以至將校卒伍閭巷小民無問識與不識意洶洶不自安肆言無忌不虞誅殛之隨後夫豈閤門之官一一結怨而至此哉信公論之所在天實臨之不期合而自合雖欲已其言而不可得

也恭惟聖上方銳意圖洗國家五十年之深恥所恃以進者獨人心耳人心之所在聖上翻然從之而不以為難顧恐未能以盡知耳今也上而士大夫不以為然無以慰之則失其心矣下而軍民不以為然無以慰之則失其心矣恢復之初而使士大夫不得自盡軍民至於解體此固姦雄之所竊笑而仇讎欲幸其然而不可得者也朝廷舉動豈宜至此方聖上之為此舉也亦將合文武為一塗惟才是用浮議之不恤云耳自今觀之本

無戰功亦無將畧不可謂武小謹自媚小勞自鬻不得謂才拔近日之茅蔓戚里之草累聖主之德沮中外之氣而通國皆以為不然不得為浮議亮以為聖上直未盡知爾令殿院李公既以公議而達諸上明公起而成之猶反掌爾以明公之諳於世故豈不及此而猶遲遲未即發者欲求事之萬全也萬一明公未言而聖上感悟不顧反汗之小嫌而欲塞湑騰之公議罷去其人而問當言而不言者明公心雖不然而何以自明就使聖

眷方隆置而不問世之狷直之士必有不察明公之心者明公雖欲自恕而不可得此亮所以反覆為明公念之而不能自已也明公無嫌發於他人而我則後之以利而言則千人逐鹿先發者為功乎後獲者為功乎利非明公之所欲聞也以吾之一身而置諸天地萬物之間何者為彼何者為我何者為先何者為後要以無慊諸其心而忠於國家爾夫以聖上之仁明英武必不肯以一閤門之故而違通國之心也審矣明公之忠誠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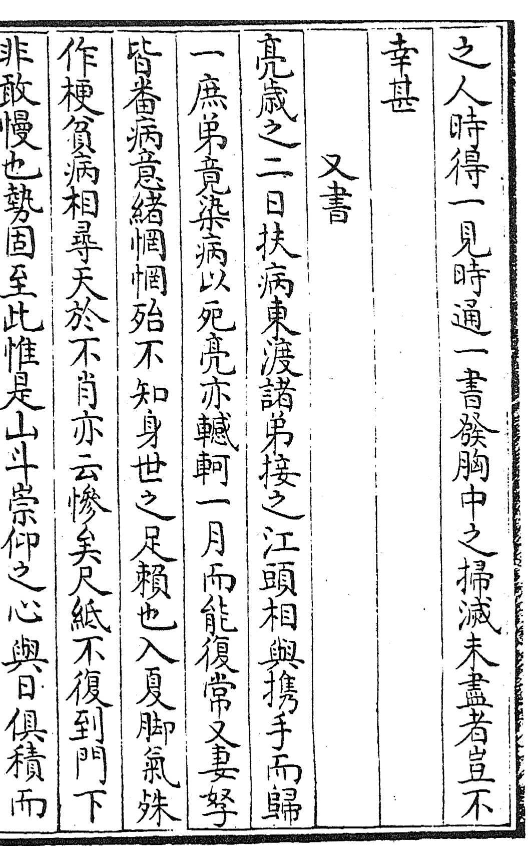
練必不肯愛一日之力而受夫當言不言之責也亦審矣然陳曲逆之端居深念非陸賈無以發之此亮所以薦其區區而無疑也夫隂陽之氣闔闢往来間不容息建亥之月六隂並進宜於無陽矣而昔人謂之陽月者陽運於其間而不知也子一建而一陽遽出而為羣隂之主此天地盈虛消息之理陽極必隂隂極必陽迭相為主而不可窮也明公察之天行叅之人事則今日之議必有處乎此矣亮之所為薦區區於門下者以為天

下無萬全之事求全者未必全不求全者未必不全也亮也昔常奉教於君子矣進不敢為甚許之言必求罪以取名退不敢萌自私之心欲覬幸以避罪隱諸吾心而不安驗之公論而有證揆之鄉曲之義而不能以自已幸而蒙聽不幸而斥絶之一歸諸命而聽諸明公亮豈敢有所取有所避於其間哉

與韋德茂侍郎 四

秋中叅謁政以拜違台光踰半年冀以釋崇仰之懐且

慶禁林之拜為兩地之驗區區承教之心本不淺乃以妻弟之撓早夜不得安以此遂失其始圖且煩台慈講過厚之禮而不得終享台意負負何言忽忽告違又踰一月西望台閣第劇耿耿侍郎開豁亮直足以起士氣高明宏遠足以壯天朝此輿論之所共歸不獨游從之私也主上有北向爭天下之志而羣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磈而未釋庸非天下士之恥乎世之知此恥者少矣願侍郎為君父自厚為四海自振使已棄無庸


之人時得一見時通一書發胸中之掃滅未盡者豈不
幸甚
又書
亮歲之二日扶病東渡諸弟接之江頭相與携手而歸
一庶弟竟染病以死亮亦轗軻一月而能復常又妻孥
皆沓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頼也入夏脚氣殊
作梗貧病相尋天於不肖亦云慘矣尺紙不復到門下
非敢慢也勢固至此惟是山斗崇仰之心與日俱積而

不自禁方圖拜書乃辱八月一日所賜台翰捧讀再四
惶恐無地雖大賢君子所以加辱於不肖者甚厚而不
替至於遂成先施則不肖之情亦甚矣鄉間大旱家間
所收不及二分歲食米四百石只得二百石尚欠其半
遂旋補湊不勝其苦主上焦勞憂畏仰格天心使旱不
為天災此皆一人獨運之力而非盡求助也垂象之異
村落中無從知之渡江安靜且六十年辛巳之變行三
十年和議再成又二十三年老秦掀天撲地只享十六

年之安通不過二十二年今者文恬武熈宜若可為安靜之計揆之時變恐勞聖賢之馳騖矣不待天告而後知也侍郎英雄磊落不獨班行第一於今大抵罕其比矣心之耿耿每欲與侍郎劇談一番而坐有他客欲吐輒止屠龍之技雖成何用侵尋暮景行將抱之以死矣元晦得江西憲恐未必能出也近有一詞為湜壽陳君舉亦有一詩見壽併録以付一笑又有好事近四闋謂可為畫贊試評之如何亮不識岳降之辰欲作一詞不

能也亮十月八日入都首得參覲以究其所欲言而未能言者尚冀台照

又書

亮拜違台光未甞如此久不拜起居狀亦未甞如此久禍患奔走流離中此心傾注惟門下而已非不欲告急正恐危疑之蹤重以相累兼當路作意欲殺之亦恐非片言所可解徒勞台念故一切惘然不言最是八月二十三日正囚繫囹圄中忘其項上及手中之為何物却

倒在匣床猶欲牽綴小詞以舒祈祝千秋之意雖牢落困頓終不能成亦無奈是耿耿者何一年遂成疎濶正以此耳承局以元自到龍窟伏辱台翰甚寵貶損道德軒豁心事如亮何以辱此已經新元緬惟旌纛所至百神呵衛台候動止萬福聞遂徙鎮荆南豈以留都重地猶受朝廷成畫以行而上流之重刷洗展拓一以付之帥臣非門下無以遥當天意邪向見王公明葉夢錫嘗言荆南非他比形勢地利須人以為重義勇八千禁衛

諸軍不能過開府之初旗幟營壘雖無所變更門下一號令之氣象精明便當與昔人不異矣所恨相去愈遠又方禁錮於斯世有其心而無其事有其事而無其時窮達異路合并之日終難耳朱元晦辛幼安相念甚至無時不相聞各家年齡衰暮前程大槩已可知古語所謂癡人自相借自今言之要亦不妄門下方為公朝所眷倚善類所屬望手頭做得腳力行得及今强健展布四體為異日青史一段話說不但不辜天寵而已亮乃

事而墮危機且看料理如何收殺無緜面叙臨染不任

依黯

又書

敬惟侍郎以西州之英負一世之望漢廷諸公莫之敢先遂膺天寵逺持從槖於今東西二府非公莫宜聖上方欲發揚壽王北向之志借公風采於留都以震動中州上流須人則又奉命而馳東西揚歷無所擇於天地之間心事落落固因隨時而見也如亮已為天所擯棄

而門下獨提拂奬與如世間不可少之人雖荷眷私之
隆祇以重其罪耳黃范二公一見如舊交得非門下誑
之太過而至此乎范於亮尤不遺餘力世既有望而惡
之者則必有望而喜之者此乃所謂對待法而亮遭之
特分明鄉閭豈可復居京口亦恐惹人閑話令只當買
一小業於彼却於垂虹之傍買數間茅屋時以扁舟尋
范張陸輩於松呉江上以終殘年其他一筆勾斷不復
作念矣張定叟拯拔其禍患尤力而事乖人意薄命所

招無可言者君舉象先皆將漕而徐子宜又持繼內小節正則亦得淮郡近闕飽飯以及妻子而行些小志念以及物正自不惡天運人事看到那裏亦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過武昌必須與象先元善小欵吾人要一聚首良不易得舊部當尊之人相馬不失之瘦采薪采非取節焉誠有使人不能忘懷者玉色正不足論向見其歌門下偉詞抑揚高下一一可聽彼亦知世間有所謂人品者門下豈亦以此假之辭色耶滂漉紅塵終恐

不能自别於凡流士之不遇亦若此耶一笑荆公數小詩極佳一鄉僧收得共二十餘詩其親寫太史遷史賛亦二十来篇若有能刻之亦金陵一段奇事番羅縠子又為門下貫下拜良劇愧感恭惟奬諭詔旨有見軍政之舉而有勞必念亦以彰吾君之聖甚盛甚休所欲言者無限聊見一二卒畧之甚

與應仲實

與仲實别於今八年矣禍患犇走自分死生不相聞知

既而適有天幸遂得比數於人然猶於故舊之書闕然不講幾若自外於門下者重惟少之時猖狂妄行鄉閭所不齒仲實以儒先生撫摩煦飫若昆弟朋友雖識者亦有不擇交之疑而仲實不顧也困苦之餘百念灰冷視前事已若隔世洗心滌慮謂可以承君子之教矣而八年之間話言不接吉凶不相問弔反有白頭如新之嫌退而求之敢外其責去年秋羣試監中有司以為不肖始決意為息肩弛擔之計所居僻左有疑孰問恃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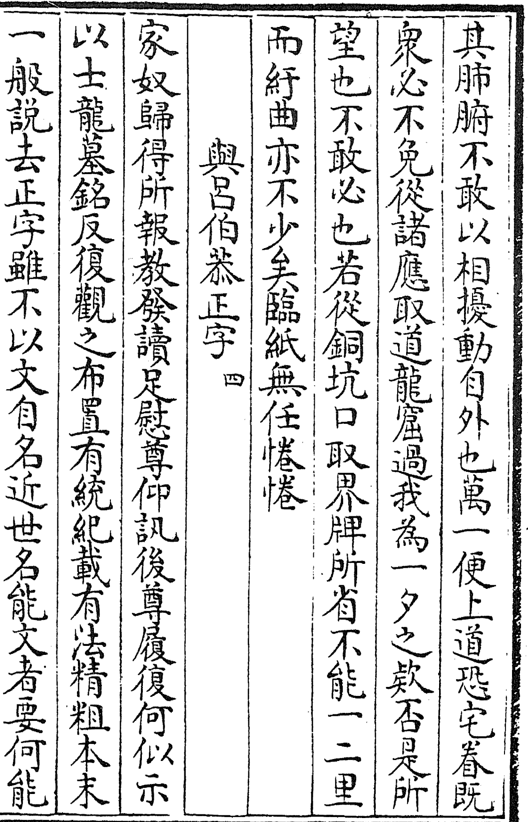
實輩人在爾方圖緩步造謁遇仲實有行都之役逡巡
數月遂聞新除官況絶佳職事簡少儒先生雅宜處之
斯道之伸此其權輿喜甚至於不寐前月末始聞東歸
暑溽如許不敢輒詣齋閣又思此別相見定何時進退
首鼠卒以其所欲求正於仲實者而寓之書亮兩年來
方悟孟子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於我何
常之有朝可夷而暮可跖也不仁於我亦何常之有朝
可跖而暮可夷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非聖

人姑爲是訓無若丹朱傲無若受之酗於酒亦非獨憂治世而危明主人心無常果如是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古之賢者其自危葢如此此所以不愧屋漏而心廣體胖也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事物雖衆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横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

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也哉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於天下後世言之而無隱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於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亮少不自力放其心而不知求行年三十始知此事日用之間顛倒錯紊如理亂絲更無着手處日復一日終不免於自棄不識仲實其何以救之近作十篇往求隱括置其言語而索其理之非是批于左方使得於是省焉仲實

於亮可以無慊矣切毋以故意待之曰是曰好而已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此非而彼是而溺於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間而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杪忽爾此舉世所以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已且罵而且飲之也近世張給事學佛有見晚從楊龜山學自謂能悟其非罵其說以鼓天下之學者靡然從之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纒縛膠固雖世之所謂高

明之士往往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為人心之害何止於戰國之楊墨也亮不自顧嘗痛心焉而力薄能鮮無德自將有言不信徒慨然而止耳然使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孺弄於李希烈也苟無儒先生駕說以闢之則中崩外潰之勢遂成吾道之不絕如縷耳仲實力可以有為者其將何辭胷中所懷千萬念遂為仲實言之而筆困紙窮不能以究畧伏恐未可迎侍上道果未有日尚當握手一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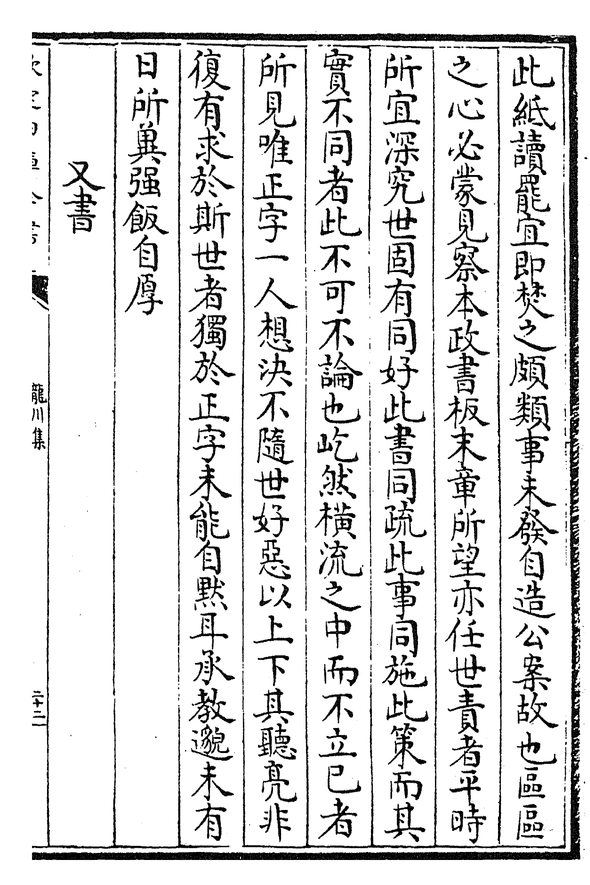


其肺腑不敢以相擾動自外也萬一便上道恐宅眷既衆必不免從諸應取道龍窟過我為一夕之欵否是所望也不敢必也若從銅坑口取界牌所省不能一二里而紆曲亦不少矣臨紙無任惓惓

與呂伯恭正字 四

家奴歸得所報教發讀足慰尊仰訊後尊履復何似示以士龍墓銘反復觀之布置有統紀載有法精粗本末一般説去正字雖不以文自名近世名能文者要何能

如此顧使若亮者參論於其間足見用心之廣不以人為可狹謹以區區之意具如別紙高明更詳酌之不必其然意非不甚明上已聞可則姑已矣而猶口疏不已不幾於憤疾者乎又好名直中傷之一事耳此雖不載亦可正字方為善類所倚賴於石顯鄭注一事亦復重複如此奈何無事取官府乎使人畏而遠之宜於正字平日所論未合顧自公復進曰止上是之併去此段不惟全記事體而已正字以為如何或別有意亦願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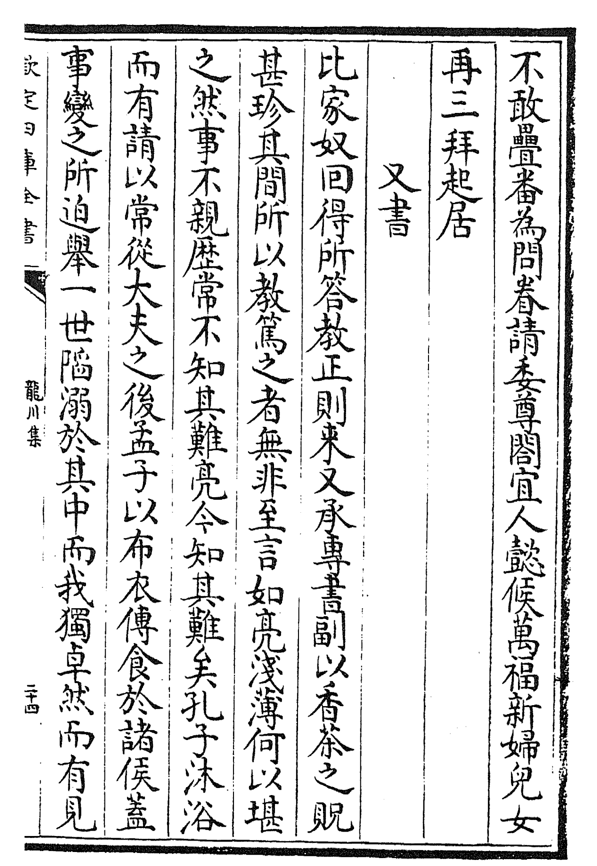

此紙讀罷宜即焚之頗類事未發自造公案故也區區之心必嘗見察本政書板末章所望亦任世責者平時所宜深究世固有同好此書同疏此事同施此策而其實不同者此不可不論也屹然横流之中而不立已者所見唯正字一人想決不隨世好惡以上下其聽亮非復有求於斯世者獨於正字未能自默耳承教邈未有日所冀强飯自厚

又書

違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即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
相台候萬福廷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
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
也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天民對
後有無指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
跎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為也辛幼安
王仲衡俱召還張靜江無別命否元晦亦有来理乎天
下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

元惡大憝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平之後其慮亦自不少況不必平乎亮巳如枯木朽株不應與論此事亦習氣未易頓除也亮本欲從科舉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開營生又恐他時收拾不上方欲出耕於空曠之野又恐無退後一着方欲俛首書冊以終餘年又自度不能為三日新婦矣方欲盃酒叫呼以自別於士君子之外又自覺老醜不應拍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淚填臆或髮上

衡冠或拊掌大笑今而後知克巳之功喜怒哀樂之中節要非聖人不能為也海內知我者惟兄一人自餘尚無開口處雖浮沈里閭而操捨不足以自救安得有可樂之事乎然一夫之憂懼悲樂在天地間去蚉蝱之聲無幾本無足云者要不敢不自列於知我者之前耳時節亦甚迫譬之失火之家眾人以為此人實能救則亦無所逃其責此祕書今日之勢也事機所係無所多遜況揖遜不足以救焚此語亦有理子約一向在侍旁否


不敢疊畨為問眷請季尊閤宜人懿候萬福新婦兒女
再三拜起居

又書

比家奴回得所答教正則來又承專書副以香茶之貺
甚珍其間所以教篤之者無非至言如亮淺薄何以堪
之然事不親歷常不知其難亮今知其難矣孔子沐浴
而有請以常從大夫之後孟子以布衣傳食於諸侯蓋
事變之所迫舉一世陷溺於其中而我獨卓然而有見

馬其勢不得而但已也彼皆以身任道而執寸挺以撞萬石之鐘者可笑其不知量也大著何不警其越俎代庖之罪而乃疑其心惻井渫不食乎天下患無才耳有才之人則索手之徒踏一片閑田地便可以飽食暖衣而長雄於一方一所安在其有才而求售也有才而求售其才亦可知矣大著不察其心之所憂則亮將何所望亮之自放於盃酒者亦每每先為大著憂爾人生豈必其為秀才亮平生本不種得秀才緣而春首之事自

侍從之有聲名者固已文致於列亮亦豈戀戀於雞肋者乎亦恃有大著在故也王道甫告以忌嫉之徒乘間誘毀之可畏潘叔度以為三年三百綠袍子詎可以動其心均是人也而好惡異心二君姝末之知耳亮之所敬聞者聖賢切於憂時而其中常若無事不知何道而使之並行而不悖乎此非書語之所可解惟大著就真實處教之使有以憑藉度日其賜為不小矣君舉聞求金華添倅何不早決之其勢不可不出大著新遷且應

從容其間耳兼人各有力量不可相學也初秋伏惟台
候萬福

又戊戌冬書

亮入冬無一事遂與田里相忘矣君舉天民一出恰好
大著未有當去之理只得安坐同類散落非所當問公
家有所謂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何往而非吾類乎去就
只看自家今日地位耳百年盛時往往於此猶未能豁
然激成黨論不得不歸罪於一遷也至於二三小臣去

来豈能便干國家大體果能通天地於一身安有爾許擾擾入室操戈不罪唐突葉正則閏月二十三日丁憂嘗遣人慰之連得近書極無況居厚病未脫體来喻誠然誰敢為渠言之文海已編成未子約在侍傍否台眷上下均慶千萬為世道崇護

與林和叔侍郎

亮竊惟侍郎屹然為四海端人正士之宗國家賴以扶顛持危有自通于天而非世人所能盡知者入都始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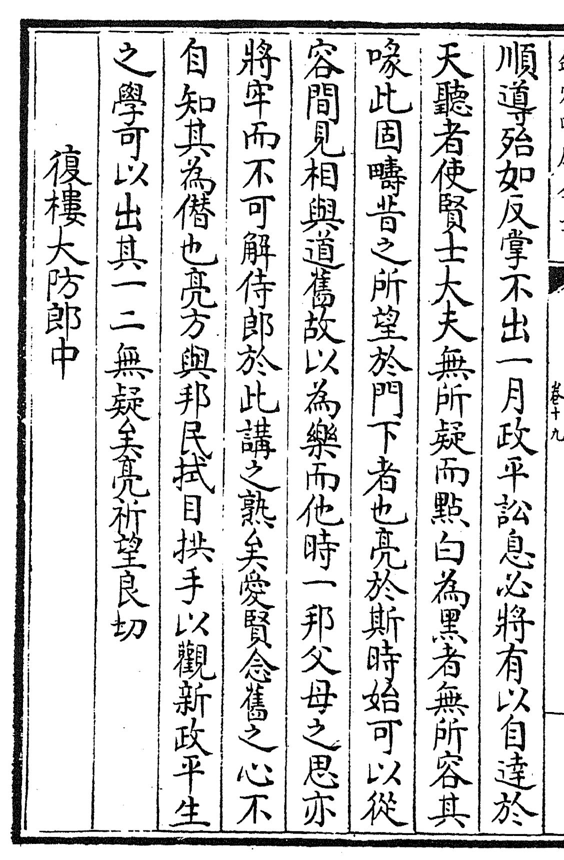
聞之南渡以來永康之任端公者至侍郎而三矣盡掩前作發揮特操豈永康所可得而私哉出於永康而與天下共之耳使人心悅誠服而盡忘一已之私計朱元晦人中之龍也屢書與朝士大夫嘆服高誼不容已亦深嘆二屬能相上下其論為不易得且曰世間猶大自有人在鼠子輩未可跳梁也其降嘆如此舉天下無不在下風矣九重徐思語言有味德誼可尊親語何坡以為林某好人朕甚念之已為易章貢見闕簡記之意不

能自已為善者果何所不利哉亮親見坡為亮言如此
聖意昭然豈可不為吾君一行哉丞相却念清貧而計
薪俸之厚薄要非門下本志也侍郎已為天下公議所
屬亮螻蟻微生賴門下而全直一人之私計且不敢縷
縷言謝但時事日以艱父子夫婦之間非復智力所能
及而天變甚異非至公血誠不能當此聖賢馳騖不足
之時侍郎乃心王室當作念異於他人也

與韓子師侍郎

亮拜違又見秋矣僻居與諸生日鑽故紙雖或得味僅如嚼橄欖爾懷想促膝對坐抵掌劇談之時每欲頡頏飛動而未能也比聞有鄉邦之命喜甚至於不寐自吳明可之去於今十年羣吏為政久矣老吏小猾戮虐無辜罪惡貫盈天將誅之百姓聞賢使君之来舉手加額以為天眼開矣吏徒亦聳動碎膽有望風引去者而縣官之肆為不法者亦自分於不免自今以往一邦清明亮亦與一辛民之數喜甚不寐不獨以從游之私也然

賢士大夫間有私憂過計以臨安過於嚴為慮者亮因語以韓文往數為亮言作京輦與外郡不同又見夢錫葉文言和州之政平易近民百姓至今德之如父母猛非所慮也正恐其矯枉過直耳宇宙雖廣能明賢者之心能幾人本欲一見面道區區然鄉邦之弊決不能逃清鑒老姦少猾鋤其甚者而肆為不法者亦移易一二以動其餘然後一切以平易近民之政行之邦民非難治又見賢使君嚴明如此皆已存不犯有司之念因勢



順導殆如反掌不出一月政平訟息必將有以自達於
天聽者使賢士大夫無所疑而點白為黑者無所容其
喙此固疇昔之所望於門下者也亮於斯時始可以從
容間見相與道舊故以為樂而他時一邦父母之思亦
將牢而不可解侍郎於此講之熟矣愛賢念舊之心不
自知其為僭也亮方與邦民拭目拱手以觀新政平生
之學可以出其一二無疑矣亮祈望良切

復樓大防郎中

亮病中昏倒雖領台翰初不曉只從門前過將謂取道
永康邑中西望弟劇悵然若知猶宿留界牌固將忍死
擡出以求一見重蒙誨劄之賜令已就安方悟向來初
不必追逐於雙溪也尊仰愈不自勝恭審即日晚秋晴
雨不定郎潜多暇天人叶相台候動止萬福温詔趣還
猶從郎署殊未厭輿望臺端諫省非公其孰宜之慶幅
當需此時令不足爲門下道也亮平生百事並在人後
只有一健耳望見暮景大以與奪之憔悴病苦反以求

死為快脆其他尚復何説漢朝公卿皆偉人而英俊盡布朝列虜情叵測深恐為其所侮若其叔姪兄弟猶相㗖持尚可偷一日之安不爾無使患起慮表有辜上下動色相慶之意也私布下悃勿令重得罪亮更不別布台閤問幅有可驅委者願聽約束

復陸伯壽

五月末間竟以雨甚不能遂湖上之集兼又新得罪於人意況不佳雖欲陪欵語而歸心如飛破雨東渡但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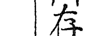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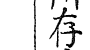
悵仰伏辱台翰恭審即日晚秋喜晴拜命之餘神人共
相台候動止萬福舍試揭牓伏承遂釋褐於崇化堂前
衆望所歸此選增重凡在友朋之列者意氣為之光鮮
壽皇在位二十七年與此選者六人自明夭折純叟中
廢何以强人意新天子龍飛而兄首膺此選遂使新政
有光甚盛甚盛方圖専馳尺楮上慶遂成先辱惶恐不
可言時事日以新天意未易測度但看人事對副何如
耳泛泛君子不足以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

竟向陰之時也好惡只看屋下郎此乃觀時運真法門令之專靠天者自不肯信耳兄以為如何英傑滿朝無為醜虜所欺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御持尚可偷旦夕之安不爾則虜情未可測也亮自七月二十五日一病不知人者兩月自此日裏不能吃飯夜間不能上床凡二十餘日方漸漸較可八九月吃飯打睡始能自齒於平人然未至五更便睡不着望見暮景已自如此不如早與一死為快脆也自餘皆非所宜言托契之厚不覺狂

能又發也勿使他人見之幸甚幸甚

復杜伯高

亮兩年間每入城左右必枉過之亮又往往困於俗間應酬曾不得一欵笑語似若自取疎外者乃其心則不然亮知有賢者知其非他人所可及知其當終日相接而不解第事有適然而其跡若無以自明然而左右獨以為不然時以書相勞問意有加而無已衰墮日就淪沒何以得此於賢者甚幸甚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


大令之君子不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意廣而調高節明而語妥鋪叙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質重齊一變而至於楚人之辭矣欽羨之休繼以太息亮二十年間論交四方之賢俊能為此者幾人自顧陸沈如此居前不能令人軒居後不能令人輕力不能使此賦一日而紙貴蘇季子所謂是皆秦之罪也一太息可得而盡乎賢者所存甚遠必不以此作念而吾人冷寞為可念耳叔昌能館賢者慰喜不自勝兩簡與其兄弟得便

達之為禱仲髙之詞叔髙之詩皆入能品時得以洗老眼在亮何其幸而一言之不信在諸賢何其辱也左右筆力如川之方至無使楚漢專美於前乃副下交之望是非久當自定在我不當有一毫之慊耳訊後尊用復何如歳將易矣願自加護以當世道之事匆匆不宣

復杜仲髙

往者辱枉步兩臨之於城闉雖匆匆不能奉譚笑之欵然望其顔色觀其舉動已有以知其不凡矣別去第有

悵仰忽永康遞到所惠教副以高文麗句讀之一過見所謂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已令人眼動及讀到别纜解時風度緊離觴盡處花飛急然後知晏叔原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擅美矣雲破月來花弄影何足以勞歐公之拳拳乎世無大賢君子為之主盟徒使如亮輩得以肆其大嚼左右至此亦屈矣雖然不足念也伯高之賦如奔風逆足而鳴以和鸞俯仰於節奏之間叔高之詩如千戈森立有吞虎食牛

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此非獨一門之盛

蓋亦可謂一時之豪矣薄力雖不能為足下之重然衆

力又何足以遏方至之川也顧加勉之而已紙筆所謂

律法嚴刻者法豈有常哉前王所是著為律後王所是

定為令況若區區語言本不足憑而又何嚴刻之有再

得来書未敢以此為當也書久不答而又再辱惶恐不

可言歲暮千萬為道業自愛

復何叔厚

亮頓首復書辱答不甚慰相念之意訊後不審侍奉復何如承聞有失子之戚公方盛年正不足為憂他時恐患多耳然處心平夷亦吾人所當常念也亮寓臨安都無事但既絕意於科舉頗念其平生所學不可不一泄之以應機會前日遂極論國家社稷大計以徹於上聽忽蒙非常特達之知欲引之面對乃先令召赴都堂審察亮一時率爾應答遂觸趙同知之怒亮書原不降出諸公力請出之書中又重諸公之怒內外合力沮遏

之不使得面對今乃議與一官以塞上意亮雖無恥寧
忍至此只俟旦夕命下即繳還於上而覓東歸耳豈有
欲開社稷數百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事之不濟此
乃天也亦豈諸公所能沮遏哉吾友所謂紛紛可畏之
論當謂此爾丈夫出處自有深意難為共兒曹語亦難
以避人謗毀也此懐惟吕丈知之叔範相聚甚好亮固
已知其不凡但世間大有事未可便認以為是也倉卒
未暇答渠書相見且勉以志其遠者大者上聰明睿智

度絶百代一見亮書便有榜之朝堂以勵羣臣之意若使得對何事不可濟但絶江之時已卜知天意未順仲幾蓋與此謀也云云

復呂子約

二月間匆匆告違即有金陵京口之役舉眼以觀一世人物惟有懐向而已五月二十四日抵家人事衮衮未能拜起居狀乃承惠翰存問生死感激不可言訊後再作梅蹲恭審進德有相台候萬福亮已交易得京口屋

子吏買得一兩處蘆地便為江上之人矣地廣則可以
藏拙人樸茂則可以浮沉五七年後庶幾一塵不刺人
眼也周丞相之護其身如狐之護其尾然終不免則智
果未可衛身矣彼其於亮乃趙平叔所謂臣於脩蹤跡
素疎而脩之待臣亦薄者而諫疏首以見及么麽之蹤
迹累巨筆第可付之一笑耳謝昌國忽有此除何哉騎
墻兩下自今可以信其不足為智矣朱文辭職得遂此
廟堂處事之善者也葉正則近過此宿一日而行云二

十七日吳石方試渠以此日渡江不知試得竟如何城中想已有所聞千萬一報仲權亦佳士曾識之否叔晦減得一政亦良便然近来朋友皆向老成而生氣絶少雖叔晦亦既老成矣近甞作書與朱丈云侍講平生事業只謂眼生若又隨隊入熟事沓旻當為小人之歸無疑矣契兄以為如何正則甚念欲得一見迫於歸覲其親再三托導意亦甞以来簡示之約六月半再過此併懇台照天民竟不起友朋彫落殆盡亦何用生為念之

令人氣塞稍定則往哭之雖六月極熱不敢辭也尊兄進德日異一日不但朋友有所取則亦足以慰亡者於地下如亮輩去死寧幾時不足復論惟兄勉之更十日尚當一去見匆匆姑此謝来辱

復吕子陽

被示縷縷具悉雅意古人有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此不獨國家大臣之道當如此凡人曉然使此心明白洞達要自有知者前日諸友嘗問陳平王陵之事孰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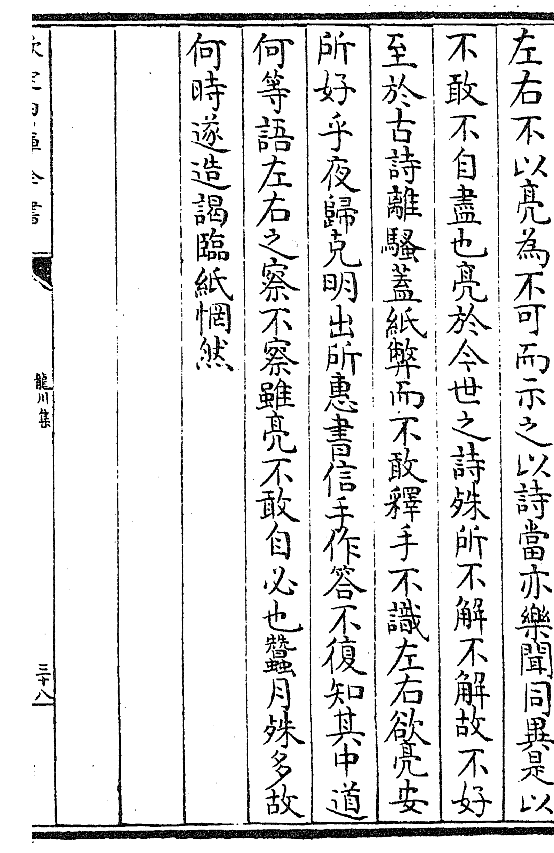
正因答之曰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如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只欲得直聲以爲在朝諸臣皆無我若者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主心必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呂氏以爲後日計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占便宜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夫子之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馳雖曰爲善猶君子之所棄也亮雖不肖然亦須要與此心爲主眼下

雖不必其一一皆是然此心之皎然固自知之矣正不待他人之為計也吾人之用心若果坦然明白雖時下不淨潔終當有淨潔時雖不為人所知終當有知時若猶未免於慕外雖聲名赫然在人心豈可欺哉凡百不在多言各以此自反足矣子才回箇一時之妙答也若如吾輩分明說破又煩吾友縷縷矣

復李唐欽

亮拔身於患難之中蚤夜只為椀飯杜門計雖天下豪

俊皆不敢求交焉自非左右命之以交亮亦不敢也書問不相往來亦其勢然耳左右於闊絶之中又復以書先之且欲索其瞽言以開清視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殞上已恕其萬一之罪敢更畱稾以干天誅乎承命愧悚不知所以為答雖蒙見訪亦固不知所以答也近詩具見所存一味歎服然王茂弘雖有幹畧而韻度不高魯仲連差有韻度而根本不妥貼李長源見奇於艱難之中郭林宗俯仰周旋於禍患之外要皆不足為世法


左右不以亮為不可而示之以詩當亦樂聞同異是以不敢不自盡也亮於今世之詩殊所不解不解故不好至於古詩離騷蓋紙弊而不敢釋手不識左右欲亮安所好乎夜歸見明出所惠書信手作答不復知其中道何等語左右之察不察雖亮不敢自必也蠶月殊多故何時遂造謁臨紙悃然

龍川集卷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羅善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龍川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㑺

龍川集卷二十　　宋　陳亮　撰

書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獲陪妙論往往盡出所聞之外世途日狹所賴以强人意者惟秘書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僻令而後知其不可也别去惘然如盲者之失杖意每有所不通輒翹首東望思欲飛動而未能方將專人問

起居乃承專翰之賜蒙所以見念者甚至頑悖為衆所共棄而嗜好之異乃有甚於伯恭者邪既以自幸深懼為門下知人不明之一累也惟時春事更深按臨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甚不可言具頑鈍只如此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正如三四十歲醜女更欲扎腰縛脚不獨可笑亦良苦也山婦過月始免身以初四日已時得一男却幸母子完全小下何足上勞尊念愧感無已戰國策論衡日註為貺甚佳敢不下拜田說讀得一遍稍

詳若事體全轉所謂智者獻其謀其間可採取處亦多
但謂有補於圓轉事體則非某所知也居法度繁密之
世論事正不當如此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欲
以文書盡天下事情此所以為荊揚之化也度外之功
豈可以論說而致百世之法豈可以輳合而行乎天下
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斡得動挾得轉則天下之
智力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
約而從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

之偏矣令欲鬭飣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之碎乎論理論事若箍桶然此某所不解也祕書挺持崇深自拔於黨類之中歲晚庶得一快方自委托豈敢懷不盡意之所到雖縷縷未止有不然者却望見教某不任至望

又書

不獲聽博約之誨又復三月起居之問不到凡格亦復踰月矣尊仰殆不容言即此暑氣可畏伏惟按臨有相

台候動止萬福某頑鈍只如此但意況甚覺不佳甚思
一走門墻解此煩憒初只候君舉不來今又為俗事所
擾加以大作旱勢令人遂有旦暮之憂以故要擺離未
能得令只決之六月耳雨不雨皆非人力所能為也近
有雜論十篇聊以自娱恨舉世未有肯可其論者且録
去五篇或秘書不以為謬當繼此以進然其論亦異矣
餘五篇乃是賞罰形勢世卿恩舊尤與世論不合獨恐
秘書不以為異耳一春雨多五月遂無梅雨池塘皆未

蓄水亦有全無者麥田亦有至今全未下種者世俗所謂會龍分龍皆無雨今年秧尖皆赤小民所甚忌又俗諺五月若無梅黄公揭䄻歸之説此細民占卜如此以大勢論之渡江安静又五十餘年文恬武熈今亦甚矣民疲兵老今亦極矣安静之福難以常幸去年除紹興外旱勢猶未透其禍必集於今年而秘書又適當此一路若歲事小稔或可求去大勢既如此所謂將恐將懼之時也廟堂豈容去哉富家之積蓄皆盡矣若今更不

雨恐巧新婦做不得無麫飫飥百念所聚奈何奈何婺州亦復大疫衢州米價頓湧四千七百文一石禍將浸淫於婺錢守雖有愛民之心而把事稍遲今歲救荒奔走上下不遺餘力者獨趙倅一人所至騎從簡約縣道諸色文字並不取索窮民有請無不遂今聞去替只二十日耳若失此人婺州尚未知所倚春來錢守奏乞用前兩任例令再任已降在省中廟堂只許陞擢差遣若得一軍壘乃是為本人計耳殊非婺州憂旱之地趙倅

聞此亦甚喜彼亦未暇為婺之地也只欲候滿二十日便去討差遣耳令旱勢已成秘書必更被殃栲婺州吏旱則將誰屬乎豈能以一身而及七州也願便申錢守所請仍以旱勢奏陳留使再任專以禱旱及將來救災之事責之不容其不効力聞下任乃是髙子演自是不屋務本不相妨令其及期自上足矣若如此說破廟堂亦知只為婺州地當無不可者然此間事勢甚可憂人情亦何樂於此但期到則自去須秘書移牒添倅廳不

得擅自離任使之聽候指揮乃可耳疫氣流行人家有連數口死只留得一兩小兒更無人收養者聞趙倅已處置收養五六十人在州儘可謂有心力萬一天意悔禍連得大雨如社倉義役之事儘可以專責之此人有心力不患其無所濟也況决無連大雨之理秘書不可不早為婺州地臨期不知所委徒自手忙脚亂耳六月若一向遂無雨田秧亦無所營救但當去紹興請教且求一梡現成飯喫不能別生受天下大計自責之長人

秘書何以處之紹興有梅雨否無不插之田否旱疫之餘而重以此廟堂雖欲以恬然處之可乎大虧了主上也當今之世而不大更化以回天意恐雖智者無以善其後此不待深見遠識而後知然而皆不知慮何也慮者不當而當者不慮是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為乎亦在其人而已矣到此亦不須大段推托同舟遇風亦各為性命計耳胷中所欲言萬端儆秘書無以發其狂而困於俗事又因於諸生點課臨風引頸徒劇此情前日偶

說論語到舜五人周十亂孔子所謂才難處不覺慨然有感自古力足以當天下之任者多只一箇兩箇便了一世事超世邁往之才豈可以人人而求之乎虞周至於五人九人真可謂盛矣亦古今之所無也又因書院出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作義題亮因爲破兩句聖人不以才難而廢天下之大政亦不以任重而責天下之常才秘書以爲如何紙尾及之以共發五百里之一笑也區區尚

須續具記千萬為世道崇護

又癸卯通書

自去年七月三日得教答之後不惟使車入丹丘亮亦架數間溕屋自朝至莫更不得頭舉況能相從於數百里之外乎徐子才云須趕到縉雲相從者葢意其如此也開歲猶未畢工又復理會些什物之類凡五閱月亦未得了葢亮已為一世所棄只得就冷處自討箇安樂道路以故久久不得拜起居之問每空閒時復念四方

諸人過去見在如秘書方做得一世人物伯恭欽夫敏妙固未易及然正大之體挺特之氣竪起脊梁當時輕重有無獨於門下歸心而已徐羨之風度凝重猶足以壓倒謝傅諸人況不為羨之者乎春間嘗欲遣人問訊不果漏逗遂至今日良可一笑幾番意思悶頓時欲裹包相尋於寂寞之濱又復牽掣而止尊仰殆不勝情即日秋氣澄清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往往相半然其為震動則一也世俗日淺小

小舉措已足以震動一世使秘書得展其所為於今日斷可以風行草偃風不動則不入蛇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變化令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動者是真腐儒之談也孔子以禮教人猶必以古詩感動其善意動盪其血脉然後與禮相入未興於詩而使立於禮是真嚼木屑之類耳况欲運天下於掌上者不能震動則天下固運不轉也此說雖麄其理却如此震之九四有所謂震遂泥者處羣陰之中雖有所震動如俗諺所謂黄泥

塘中洗彈子耳豈有拖泥帶水便能使其道光明乎去年之舉震九四之象也以秘書壁立萬仞雖羣陰之中亦不應有所拖帶至於人之加諸我者常出於慮之所不及雖聖人猶不能不致察姦狡小人雖資其手足之力猶懼其有所附托況更親而用之乎物論皆以為凡其平時鄉曲之冤一皆報盡秘書豈為此輩所使哉為其陰相附托而不知耳既為此輩所附托一旦出於羣疑之上而有所舉措豈不為其拖帶乎況更好人惡人

皆因其平時所不快而致其拖帶之意秘書雖屹然為
壁立萬仞之舉固不能使其道光明矣二家各持一論
惟亮此論為甚平未知秘書以為如何或更謂未然不
惜一往復其論也已往之事正不足多論葢謂事會之
來未有終極秘書雖決意草野山巖之間政恐緩急依
舊被牽出來無可辭之處耳劉越石一世豪傑乃為令
狐盛所附托方知孔子所謂遠佞人者是真不可不遠
也如亮已為枯株朽木與一世並無所闗涉惟於秘書

不敢不致其區區耳且如東陽之事此豈可放過但當時有人欲在中附托亮既為人之客只應相勸不應相助治人合在秘書自決之却因一俜房人而治之此於事理尤不可又寧是當時為人所附托耳亮之本意大抵欲秘書舉措洒然使識與不識皆當其心而無所不滿豈敢為人游説乎是真相期之淺此人雖幸免卒為天所殺今世煩天者多矣亮平生不曾會説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然窮困之中

又自惜此潑命一笑亮方整頓室宇什物就緒且更就南邊營葺小園架數處亭子遂為老死田閭之計不敢望今世之見知見恕也秋初得潘叔昌柬言秘書疑某見恠某非多事者秘書又作此言亮真無所望於今世矣

又甲辰答書

五月二十五日亮方得離棘寺而歸偶在陳一之架閣處逢一朱秀才云方自門下來嘗草草附數字到家始

見潘叔度兄弟遞到四月間所惠教發讀恍然時猶未
脫獄也訊後遂見秋深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
比過紹興方見精舍雜詠所謂擢歌者自宇宙而有茲
山却賴羊叔子以發洩其光輝矣恨不得從容其間以
聽餘論略分山水之餘味以歸徒切健仰而已韓記陸
詩亦見録本深自嘆姓字日以湮没筆力日以荒退不
能以言語附見諸公之後塵為可愧耳張果老下驢兒
豈復堪作推磨用已矣無可言者司馬遷有言貧賤未

易居下流多謗議因來教而深有感焉亮之生於斯世也如木出於嵌巖嶔崎之間奇蹇艱澁蓋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蓋磨滅之欲透復縮亦其勢然也亮二十歲時與伯恭同試漕臺所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落諸公間自負不在伯恭後而數年之間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伯恭遂以道德為一世師表而亮陸沉殘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文不足以自奮於場屋一旦遂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挨

肩疊足過者不看看者如常獨亮自以為死灰有時而復然也伯恭晚歳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抆拭而俎豆之旁觀皆為之嘻笑已而嘆駭已而怒罵雖其徒甚親近者亦皆睨視不平或以為兼愛太泛或以為招合異類或以為稍殺其為惡之心或以為不遺疇昔雅故而亮又戲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騰譏刺百出亮又為之揚揚焉以資一笑凡今海内之所以云云者大略皆出於此耳伯恭晚歳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盡箴切誨戒書

尺具存顏淵之犯而不校淮陰侯之俛出跨下俗諺所謂赤梢鯉魚䕺𧆉可以浸殺王坦之以為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所謂克已復禮者葢無一時不以為言亮不能一一敬遵其戒則有之而來諭謂伯恭相處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必委曲而後敢及則當出於其徒之口耳如亮令歲之事雖有以致之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鬚之禍初欲以殺人殘其命後欲以受賂殘其軀推獄百端搜尋竟不得

一毫之罪而攝其投到狀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吹毛求疵之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縣以求賂亮雖不肖然口説得手去得本非閉眉合眼矇瞳精神以自附於道學者也若其真好賄者自應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一等官人相與為私孰能禦者何至假秘書諸人之勢干與州縣以求賄哉獄司吹毛求疵若有纖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軀矣亮昔嘗與伯恭言亮口誦墨翟之言身從楊朱之道外有子

責之形內居原憲之實亮之居鄉不但外事不干與雖世俗以為甚美諸儒之所通行如社倉義役及賑濟等類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嘗有分毫干涉只是口嘮噪見人說得不切事情便喊一餉一似曾干與耳凡亮今日之坐謗者皆其虛形也惟經獄司鍛鍊方知是虛然亮自念有虛形而後有虛影不恤世間毀譽怨謗雖可以自立亦可以招禍今年取金印如斗大周伯仁猶以此取禍於王茂弘自六月二日歸到家方欲一切休形息

影而一富盜秉其禍患之餘因亮自妻家回聚衆欲笑殺之其幸免者天也不知今年是何運數自是雖門亦不當出矣秘書若更高着眼亮猶可以舒一寸氣若猶未免以成敗較是非以品級論輩行則塗窮之哭豈可復為世人道哉李密有言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

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
之心胷如世俗所謂麄塊大臠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
謂差有一日之長而來教乃有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
說則前後布列區區宜其皆未見悉也海内之人未有
如此書之篤實真切者豈敢不往復自盡其說以求正
於長者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
本朝伊洛諸公辯析天理人欲而王伯義利之說於是
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

己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慾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蹺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着手處此却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

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寃哉髙祖太宗豈能心服於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却是義利雙行王伯並用如亮之說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向來十論大抵敷廣此意只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

本杪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為伯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諭乃謂其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王霸策問益亦如此耳夫人之所以與天地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為浩然之氣益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

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出而並見者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為學者學為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狂瞽輙發要得心膽盡靈可以剌劄而補正之耳秘書勿以其狂而廢其往復亦若今世相待之淺也向時尒伯恭文盎亦發其

與伯恭相處之實而悼存亡不盡之意耳後生小子遂以吳為假伯恭以自高癡人面前真是不得說夢亮非假人以自高者也孳孳撐脚獨往獨來於人世間亦自傷其孤另而已秘書若不更高着眼則此生真已矣亮亦非縷縷自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之間諸儒學問各有長處本不可以埋没而人人須着些針線其無針線者又却輕佻不是屈頭肩大擔底人所謂至公血誠者殆只有其說耳獨秘書傑特崇深負孔融李膺之氣有

霍光張昭之重卓然有深會於亮心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惓惓言之縷縷也去年承惠李贊皇集令評其人且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為比此公幹畧威重唐人罕有其比然亦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耳遇事雖打疊得下胷次尚欠恢廓手段尚欠跌蕩其去姚元崇尚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何暇論夫春秋戰國哉管敬仲王景略之不作久矣臨染不勝浩嘆之至

與朱元晦秘書

去秋辱答教委曲具盡足見長者教人不倦之意謂亮
書中有不平之氣則誠有之矣自棘寺歸閉門不與人
交往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便為兇徒聚數十人而欲
殺之一命存亡僅縣髮許而告之州縣漠然不應不知
今年是甚運數事發之五日頭重而不可扶眼閉而不
可擘冥心靜念以一死決不可免矣負一世之謗頑然未
嘗自辯數死後誰當為我明之明日崛然而興令小兒
具紙筆强作長者一書冀死後有能明此心者耳豈願

自敷叙短長於門下者哉書成復就枕又二十日而後動止作息不異於平時丘宗卿亦受羣兒謗傷之言半閒半界州府卒歸獄於趙穿亮以此身既存而不復問矣世途日狹亮又一身不着行户宜其宛轉陷於榛莽而無已時也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書為行户一面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數處小亭子後年隨衆赴一省試或可僥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徜徉於園亭之間以待盡矣其他當一切付之能者暇時策杖訪長

者於武夷之山盡布腹心以求是正留與千百年間做箇話說亦庶幾不枉此一生一死矣亮舊與秘書對坐處横接一間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對栢屋三間名曰抱膝接以秋香海棠圍以竹雜以梅前植兩檜兩栢而臨一小池是中真可老矣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說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

秘書高情傑句橫出一世為亮作兩吟其一為和平之音其一為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僕巳別貲五日糧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為一作至懇至懇抱膝之東側去五七步作一杉亭頗大名曰小憩三面臨池兩傍植以黄菊後植木樨八株四黄四丹更植一大木樨於其中去亭可十步池之上為橋屋三間兩面皆着亮牕名曰舫齋過池可十四五步地即一大池池上作赤水堂三間又作箔水

正臨大池池可三十畝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即驛路去驛路百步有一古松甚大而茂當時七八十年之松赤水堂正對之名曰獨松堂堂後為宁廊一間中有大李樹兩旁為小廊分趨舫齋小廊之兩旁即植桃堂之兩旁為小齋以憩息環植以竹獨松堂尋赤水木末足度與舫齋皆至秋可成杉亭之池如偃月西一頭既作栢屋東一頭當作六柱榧亭一間名曰臨野正西岸上稍幽作一小梓亭於其上名曰隐見更去西十步即

作小書院十二間前又臨一池以為秀才讀書之所度二年皆可成也兩池之東有田二百畝皆先祖先人之舊業嘗屬他人矣今盡得之以耕如此老死亦復何憾田之上有小坡為園二十畝先作小亭臨田名曰觀稼他時又可作一小圃令且植竹餘未有力也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對之屋之東北又有園二十畝種蔬植桃李而已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乎魏公座右銘苟見教非欲示人而見者輒

奪去豈但妙畫為人所寶愛當是荒懶者無分當得此

教十六大字不敢强令以妻父之葬輙欲求六大字以

光墓上男子不敢犯分以求而荆婦心欲其夫轉以為

請此於理宜可許也願便得之為禱亮併欲求抱膝燕

座小憩六大字干冒但劇惶恐納紙六幅恐不中則書

室自斥寫之良妙胷中所懷千萬而一見終未可期已

經新元伏惟燕居有相尊候動止萬福前書大略為死

計耳紙末之論葢非小故却只略言之而未竟宜煩來

教之辨答也朋友之論多教亮以無多聒撓長者雖然懷不盡於長者之前又似不用情理之所在豈宜如此但已願更一言之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為萬世法程禹啟始以天下為一家而自為之有扈氏不以為是也啟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為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為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為

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為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世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詞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之

君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
盖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
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
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
也故亮嘗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
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
地並立而為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為有息也人不
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為道矣夫不為

堯存不為桀亡者非謂其捨人而為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為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為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為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為倫也惟王為能盡制自餘於制有不盡而非盡罔

世以為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人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惡於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矢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矢非正御之不獲一射者之不以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

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反用為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之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於禁暴戢亂爱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赤子

入井時徵耶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為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於仁政哉以天下為已物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於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為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葢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

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頼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刼萬刼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於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闘飣輳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辨此見秘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蠭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巳知之矣天地人為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

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為成人來喻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為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為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為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為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為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却是箇人當得世

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為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狗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為主耳亦非専為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為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秘書重德為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强者斥之矣願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

天下之横竪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益也故亮嘗以為得不傳之絶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换出一般以為絶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騖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着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

之者亦過矣亮方治少屋宇更無舉頭工夫而新婦急欲為其父遣人倉卒具此又未能究所懷秘書必未肯遽以為然更三五往復則其論定矣亮亦不敢自以為是也秘書無惜極力鋪張以見教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不盡之情耳君舉年大而學不止正則學識日以超穎非復向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亮人品庸俗本非山水好樂此閒亦無所謂山水可樂者且於平地粧點些子景致所謂隨分春者是也徐子才常相見不獨有可

用之才而為學之意方篤亦甚思得一見長者但要出不易耳渠本約有便即作一書偶亮遣人倉遽之甚不暇更於五十里外取書亮不敢拜壽之宣教專状計同台眷長少一一安寧過庭以此示之為幸新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柑子一篰内有真柑五十枚乃是黄巖柑聞其味頗勝温州者亮亦不能别也大栗乾者八斤隨至輕渀尚幸笑留石天民此月二十三日赴上未曽得相見其貧日甚而有力者念之不以情令且得全家飽

煖也百冗中西望武夷如欲飛動而祠禄之滿又恐秘書復被牽出一見定何時千萬為世道崇護不任區區之禱

又書

比者匆匆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長者辨乃承諄複下諭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諭尤使人惻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未備以窒

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而來諭謂亮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大槩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

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閼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説者以為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

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脉决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為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鎔作一

器者蓋措辭之失耳新婦急欲為其父遣人一夕伸紙引筆而書夜未半而書成不能一一盡較語言亦望秘書察其大意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在利欲上之

語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於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犇迸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

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
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
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
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
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
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
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
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不當以不盡者為准此亦名

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為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為真心乎亮輩根本工夫自有欠闕來諭誠不誣矣至於畔去繩墨脱畧規矩無乃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因謂之不孝乎此夷齊所以蒙頭塞眼栁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淺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免哭途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目不瞑矣樓臺

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當時論者以為貧人安得此景致亮令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為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諭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長嘯底氣象如此則咳嗽亦不可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來戒之及過是決不敢更有所言但所謂不傳絶學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諺所謂千錢樂却在笆籬邊耳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者為佳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

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

又書　乙巳

春夏之交辱報翰甚悉所以勞長者之心力而費其言語者亦不少矣惶恐不可言訊後又復數月不任尊仰即日秋氣愈肅伏惟天生賢哲茂對令辰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不能捧一觴為千百之壽小詞一闋香兩片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為絶品不能别也并樗蒲一縑謾充背子用雪梨石榴四十顆薄致區區贄祝

之意能為亮自舉一觴於千里之外乎恃愛忘形庶不以
薄少輕浼為罪而笑留幸甚亮自去載兩遭大變之後意
緒日以頹墜鬚鬢鬅亦種種矣所幸椀飯粗足可免營求
若得蕭散十年高床枕枕而死夫復何憾惜其胷中之
區區不能自明於長者之前人微言輕不為一世所察
秘書雖察之而不詳多言又非所以相浼瀆抱此不滿
秘書謂其亦何所樂也亮大意以為本領闊闊工夫至
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

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没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秘書便以為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

皆盲也亮以為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為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頼以撐拄人物頼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為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為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汩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

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涚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悏廓洒落闊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為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絶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絶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

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絶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絶於門外以為立功建業别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着粧景足矣若知開眼即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秘書以為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

如此淨潔秘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涴而光明寶
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
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
也點鐵成金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
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
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為盲人而一世
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
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話一時看

得極究兀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莫把做亮說話看且做百行俱足人忽如此說秘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

不獲拜起居之問又一年矣七八月之交子約處遞到所惠書備認存念不忘之意陸沉至此如門下之着眼者幾人遥望門牆每欲飛動即日秋高氣清伏惟茂對

令𡛟天人顯相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竟未能酬奉觴為壽之願雪梨甜榴四十顆今歲鄉間遭大風梨絶難得極大者僅如此章德茂得蜀隅織一縑疎不甚佳只堪麄裘用蘇牋一百鄙詞一闋薄致祝贊之誠不敢失每歲常禮爾無佳物自效切幸笑留向來往還數書非敢與門下爭辯聊以明不敢自屈其說以自附和以亮之畸窮不肖本應得罪於一世大賢君子秘書獨憐其窮不忍棄絶之亮亦因不敢自外於門下爾世以相

附和為黨而欲加之罪者非也此數書亦欲為免死之計見世之有力者亦使一讀之而秀才門見其恠甚相與傳說流布非有意流傳之也亮平生不曾會與人講論獨伯恭於空閑時喜相往復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語之盡伯恭既死此事盡廢子約叔昌卒歲一番相見不過寒温常談而安得有所謂講切者哉來書問有何講論者猶以亮為喜與人語乎兼之浙間議論自始至末亮並不曉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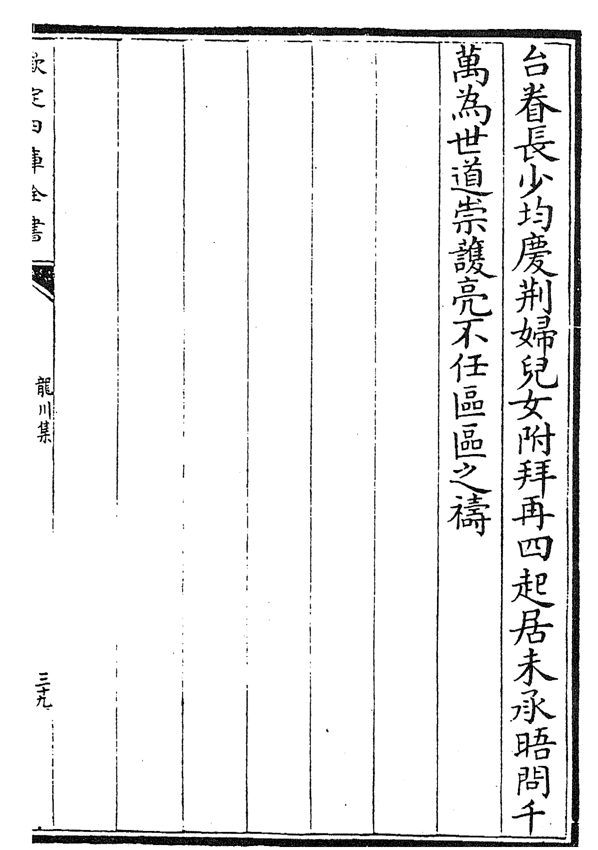
碎皆私意也天下之情偽豈一人之智慮所能盡防哉就能防之亦非聖人所願為也禮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惟其止於理則彼此皆可知爾若各用其智則迭相上下而豈有窮乎聖人之於天下時行而已矣逆計預防皆私意也天運之無窮豈一人之私智所能曲周哉就能周之亦非聖人之所願為也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以奉天時先天者所以開此理也豈逆計預防之云乎世疑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不知漢儒説周禮之過爾非周公之本旨也老莊之所以深誚孔子者豈非欲以一人之智慮而周天下乎不知其本於至公而時行也秘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為人掃盡情偽而一於至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獨歸心於門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

王伯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為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豈好為異説而求出於秘書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此見陳一之國録説張體仁太博為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為異説每見亮來則以為怪人輙舍去不與共坐由此言之此數書未能免罪於世俗而得罪於門下士多矣不止則楚人又將鉗我於市進退維谷可以一笑也甚欲走武

夷為旬日之欵而近來亦自多病眼前衮衮更擺脱不暇且看冬仲如何如聞生理亦頗費力葉正則獨以為秘書不求容於世吾人不當為姑息之爱以相累此言良有理天下之事豈人智所可粧做而輳合哉要之今世學者終是信命不及尚未暇其安於義也如亮之繆戾顛倒分與世違而無所恤則又别論也定叟智出於父兄之外而卒不免虎狼螻蟻正未易擇亮方學為治圃之事亦欲治一二亭子力所未能者甚多其可及者

又為風撤去洛陽亭館是何人吾人眞瓶中見粟之人爾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秘書粧撰而排連也只欲寫眼前景物道今昔之變一為和平之音一為慷慨悲歌以娱其索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顧試作意而為之入秋脚氣殊作梗意緒極不佳欲作一書數日方能下筆又不成語言遣僕遂以蹉跎秘書必察其非敢慢也壽之宣教侍旁為學日粹失子之戚今能置之乎


台眷長少均慶荆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未承晤問千萬為世道崇護亮不任區區區之禱

龍川集卷二十